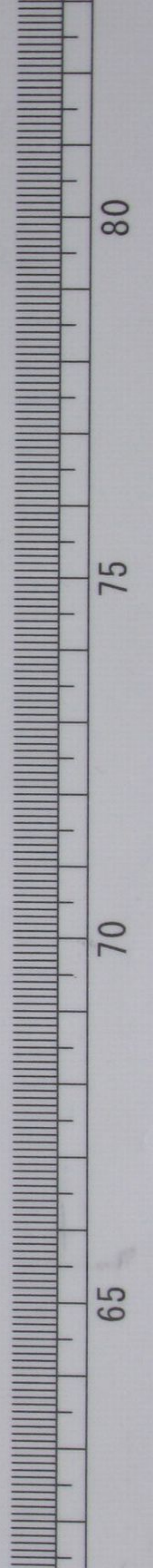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 400  
Z844(6)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孝義貞跡珍珠塔第二十一回

二十一回 親上親出菴聚會

第二十二回

喜中喜同塌和諧

白 却說文武官員到了白蓮菴下馬的下馬出轎的出轎  
 這班老谷多在松陰下站着先有地方跪稟此間就是白蓮菴  
 了老谷分付你門梢上扣門未知大老谷在與不在休得大京  
 小怪搥以小心為主唱地方奉命扣山門 伏婆里面應連聲  
 慢騰騰上一路來走出 開仔門來吃一京白阿吓查三官  
 里來你是來要个串錢了 啞勿要七塔八塔老谷們來里  
 伏婆定睛一看唱 但見 轎馬層層上排左右 官員站立在松陰  
 軍軍衙役多威武 許多兵卒繞山門白 阿呀哈个事体

介唱 我里串錢通共只差得三錢半 何必要官府來臨曉  
杀仔人白 喂个去動仔拒捕哉唱 我里当家 昨日就要將  
当頭当 要完這積年粮串与官良白 吓勿要纏問信按院  
阿來里 啥个案件还是姦案劫案 吓御史大老谷阿來里  
俞家四老谷个案件是勿管我里巷里啥事 咳老太婆纏  
去哉問信当家阿來屋里 勿來屋里去哉唱 不該外面  
來打錯 少定里面問連声 老媽上外執罗个來亲熱鬧  
保生官來查三官來里唱 小妮听 到門前 抬頭一看  
急煎煎 阿育地方到此因何事 為啥了官府來臨到此間  
花旦 唔勿好哉勿要為仔此人了 唱 吓近來巷內常走動 洩  
漏風声在外边 吓那特小尼唱 吓得遍体酥洋心胆碎

面皮失色口难言 吓日 吟小師父唔朵巷里阿有人來 喂  
个介 有一个小后生 嚼蛆嚙个啥小后生 吓小后生姓  
方阿曾來 有个里是一个道士 吓 正是他 里是陳府里  
个亲眷來望娘个 確杀一点勿差 阿呀他是個化緣道士  
裡介走江湖无舍尋里為啥事体 老寔对信說仔罢是新科  
狀元現任七省巡漕御史來私行察訪多化官府來迎接个  
吓有介个事仰我去通報 吓小妮听 吓 十分有  
與步忙移 飛風走到穿堂下 吓 末師兄 一件希奇說与你知  
胆哈个 就是方才來个唱 吓 道佢打扮方公子 奉旨欽差  
官不低 七省巡查新按院白 合府官員來外頭唱 伺  
侯山門車馬齊 便是 吓了里 搖上摆上真大道 天然局

潘象九公集 卷之六 二 方來堂

面有威儀 幸勿曾七咬八搭言和語 不狀是 几乎惹  
出一場大是非丑且 吟再勿想得个樣好昵子 暖个也是  
本生好啻且 你看里 肉嘴安端有福相 大量寬洪世上希  
手奈我 師父当年有見識 并其也勿枉我里一番伙待費  
心机 招留貴人家里常居住 將來是伏也生光大布施白  
介末倍上婆去說着看唱 小尼正要上婆去通報 但見王  
同了堂官走得汗淋漓白堂官是誰是大老谷緊身伏侍的家  
人名喚周瑞在船上等了一回不見轉來所以拿了官帶就到  
陳府打听却不在那里了其時王本恰上回家雨下相遇說起  
大老谷在白蓮巷里因此就同了周瑞飛風上馬赶到白蓮巷  
下馬為鞍走到里邊說有人庇庇且暖个吓原來是王阿谷的

大老谷在那里但末婆浪 如此周二谷你在底下等看等我  
上婆去通報外老王本 上婆來 叩見夫人喜滿怀外太夫  
人恭喜外今朝喜事從天降 方家重正舊門楣外不枉太夫  
人受尽千辛万苦外 正所謂不是一番空徹骨 怎得梅花  
雪裡開 如今不但夫人身榮貴 就是 先老谷 阴灵欢悅  
在泉台外便是我也意想不到 老谷請下婆去冠帶那些文  
武官員多在山門伺候已久生知道了王本此刻太夫人要到  
陳府中去你去分付一俾官員回衙里事說我明日公坐到轅  
門參見罢 老谷隨即下婆換了衣服又陪了太夫人也喫了  
一頓素齋此話不題再說到堂官周二谷到外邊分付各官回  
衙明日轅門參見中文武領命而散又說王本聞得太夫人要

到陳府中去自然先回去報个信現唱不談王本轉家中  
陳府所堂席已終 畢谷致謝忙作別 登時上轎去匆匆  
陳公此刻呆上想 到竟心頭愁万重 只為畢府許親情一  
昔 未曾說与女奴紅 又恐 小姐聞之心不悅 越發疑  
開在胸 老谷怀着鬼胎表走進 高声叫喚到妾中  
女兒女兒在那里 且谷七女兒在此 白女兒為父的眼力如何  
啻大戶人家子弟 唱立品端方為第一 莫拘俗見論窮通  
倘然多像你的母親 唱勢利存心見見識 豈非 今日榮華一  
旦空 非惟見不得方家子 兼且无顏見畢公 白見吓你有  
所不知我為父的 唱有段情 与你說 你聞言不必怒填胸  
方才畢公來道喜 白說你表弟 又与他家妹子結乘危

我听此言頗着恼 誰知問起來却是他家莫大功 說你  
表弟黃州遇大盜 三更凍死雪途中 是他救醒同回去  
合家相待甚情濃 畢老夫人強逼成亲事 他也是出于无  
奈苦相從 白見吓我想起來 你表弟一生落难亏他救  
你两个 将表是 双七姐妹两和同 千金听 面微紅 无  
語低頭裝啞聾 忽然此事般上曉 飛父跟前話欠通 好是  
暗藏春色难洩漏 看來到竟喜溶上 好似 海棠蛟徹含秋  
色 柳枝纖弱向春風 采屏旁立微上咲 也不表提破且  
朦朧 老谷甚覓心欢喜 矣女真能憫老翁 慢談房內三  
人話 再說王本 回家走得氣冲上 外王本一到家中走到妾  
上老谷便問姑老谷在那里 在白蓮菴內即刻就來兼之老

繡像九松宮王公卷之六 四 方來堂

太太一同要來淨吓老太太也要來外是唱老翁听 着了  
忙 為甚今朝就要到門牆淨唔必定為那老不矣淨待他呢  
子无情面 今日前未道短長淨咳我想人家嫁夫不着呢  
睜一世終身无依靠淨男子取妻不着唱丈夫面上也死光  
你看老翁嘆氣連上双眉紹 手將鬚鬚自思量 開言就把  
千金叫淨女兒你舅母前未唱令人唯解又难詳淨只怕与你  
母亲尋氣而未旦谷上无此礼淨何以見得旦谷上吓唱曾  
記得女兒相見在菴堂 田母是 品格端莊及大方 言語温  
和講礼休 並非偏執与乘張 况且谷上相待多情况 豈  
為娘亲反面龐 若狀批削我生身册 他在 旧翁面上不應  
当 叫他未也先別意 想也是今朝特為謝谷行一 叫我起

既然要來旦礼合差人先去接 并将冠帽送菴堂淨是吓上  
上正是有智女子賽过讀書員旦 王本你外面分付端正官  
軒叫采屏捧了官席管家淨領了旦了淨到白蓮菴里迎接  
方大夫人外是曉得唱王本奉命急忙上 安排一切上街坊  
市人路上如飛走 頃刻之間到佛堂外王本領了妇女都  
到干仗姿見了夫人淨且太上在上小婢們叩頭我家夫人小  
姐打發小婢們迎接太太前去并送冠帶在此一其時方大老  
谷就問王本外边轎馬可曾完備 完備的了 采屏就說天  
色將晚請換了冠帶早些登轎要那時太夫人唱对養花 更  
恹悽 蕭上白髮兩边披 借問鏡中誰氏女 可記得他鄉  
流落被人欺 可記得垢面蓬頭為乞丐 可記得夏月还穿

鼎象元公五 卷之六 五

布衲衣 可記得背陀包裹街坊走 可記得吵鑼管管平內  
 提 那箇 一朝就把它窮改 風冠玉帶有成儀 夫人回  
 想從前事 紛上泪落似珠機 太太冠帶已完下裝去罢  
 唱夫人打扮下裝來 后面了環繫上隨 更尼看見多稱羨  
 在旁奏起咲盈腮 你看夫人怎生打扮唱身穿一領天藍  
 色 頭戴珠冠絡索垂 腰間玉帶裝金宝 下繫湘江濕透  
 裙白來師兄你看太上唱行動有光彩 生平礼法偕 面不  
 滿月慈悲相 怪不得越到年高運越來 非惟有福兼多壽  
 你看他 紹縫全无喜滿腮 曰太上轎子多已備下請上轎罢  
 貧尼們來里送太上 太上去仔就居嘴 曉得我就回來  
 的 其时老爷的官轿地方官早已伺候在山門口了太上就

在佛堂內上轎老爷又分付听差的今日並非我上任你們不  
 必咳嗽唱夫人上轎出山門 前边对馬坐家丁 多少公差  
 前引道 小轿梅香后面跟 老爷官轿中間走 轎馬紛上  
 在路行 灣上曲上沿堤走 行來早已到河浜 仗計看那  
 下河滩来哉唱夫人听 好傷心 追思此地要輕生 倘然  
 身喪波濤內 豈非連累我孩兒不孝名 怎自勾紫袍金帶  
 来接我 只怕你帶孝披麻祭我魂 夫人正在心悲切 前  
 边又見九松亭 咳九松亭 上上看来到是害人精 是多  
 我去年在此亭边坐 听信謠言当了真 唬得个身區科哉  
 辜死主 几乎頃刻命归阴 今日又在亭边过 只怕松亭  
 笑我是餘生 不說大人心內想 只所得嗚嗚狗吠漸相聞  
 蕭象九松亭 卷之六 六 方來堂

再行几步人稠密 開張店舖兩邊分 肩挑步担多熱鬧  
參差樓屋傍高城 人和馬 進城行 街坊人見卓然京  
噴噴里鄉紳巨氣概 必定是 官家夫婦去回門 我看軒  
內新多標致 滿頭珠翠像观音 年紀約來只好十六七  
裙边露出小紅菱 阿哥倍生得好至眼睛士里看見 軒  
簾一幌看見个 啐阿是魔勿清 我到倍語仔 王狀元家昨  
日出棺材今日回喪轉來 唱中間 軒內王公子 前边一項  
老夫人 其餘小軒皆亲戚 送 媒回來在后跟 啐噴姐乱  
話才勿是个 啞 倍勿看 府縣公差分左右 一定是太爷  
家眷進衙門 勿要胡言弄 乱道 一听见仔 要 鉄練條 兇鎖頸  
根 不談路上問人話 白 老 八人的 軒唱 轉灣 一直望前

行 紫石街前早已到 棋杆八字大牆門 日到哉 此時門公  
早已通报老爷上 忙忙分付了 环們 服侍小姐 出去迎接小  
姐 將到茶所 但見夫人与方爷 早已進來了 兩边相見 叫声田  
母甥生 有失遠迎 多有 罪田 母請 小姐請 你看三人進  
來 怎生模樣 唱 夫人是一見 千金 意氣投 連忙挽手 笑悠  
悠 方爷是 背后 隨行 真得意 用心偷看 喜盈眸 小姐是  
欲避不能 紅泛臉 含羞 踉跄 怕回頭 行來已到 厨堂上 且舅  
母請里 边坐 罢唱 双上 一起到 教妾 白 那時 方爷 在厨上 自然  
有老爷 出来 奉陪 此話 不表 單說 小姐 同了 夫人 到堂 妾底下  
且舅母 請上 甥女 拜見 且 小姐 常礼 罢唱 千金 跪倒在 塵埃  
夫人 扶起 女裙 叙 見礼 罢時 身坐定 了 环隨 即送 茶來



小姐吓自定你別我回家後 我在菴中常挂杯 其時見

你容顏瘦 我每日焚香為你祝蓮台 多謝旧母唱 我想

真个菴堂会亲地 婆媳奇緣又再來 你是六月十九來

的不想八月十九 畢家小姐來到 此事來屏已告

于你知道的 我只恨不肖孩兒真不才 把前情忘

却重婚配 事雖无奈太情乖 分房屈了妾甥女 誰知甥

女不嫌猜 又是采屏对我般上語 我伏你大矣大德世兒

情 况 我在菴堂仰仗你 照管我衣食錢糧米与柴 自此

殘生自过活 不然是衰年早已赴泉台 千金所 泊盈腮

白髮三食吃素齋 家我对我常提及 說甥女是冷落尊亲

大不該 小姐說那話里來 令尊仗義人間少 保金

方氏免飛災 沾恩種上言難尽 我今番為謝姑夫特地來

白 小姐我本不該与你令尊相見 一則呢多是老人家了二

來我受恩深處特來面謝三來就是這重聘畢家的事也要与

你令尊令堂当面講明務必先去請令尊相見要緊 且甥女曉

得了环快些外面去請老翁進來 且天曉得哉唱 不說了环

出外忙相請 再說老翁 奉陪新婿喜顏開 你看方翁怎生

打扮唱頭戴烏紗式樣新 大紅朝服甚鮮明 夾衫内襯松

花色 烏靴厚底粉裝成 金襄玉帶腰間繫 好一个年少

風流品格 岳丈在上小婿方定拜見 淨白堂礼

聖請坐 告坐了 淨白婿吓难得 唱 难得你 金榜登頭

方來堂

九松堂

卷之二

續修九松堂

第一名 名題雁塔志還深

老夫是門婿早選乘九塔 慰

我生平一片心白 羨婿吓大凡為人在世唱 筆來恩孝為根本

臣報君恩子報親白 大人吓 惟有白 小婿一生多執性 連

累娘亲受苦辛 便是家母在菴堂照拂 異鄉免得嘆飄零

此德此恩同罔極 叫我結草啣環報不清淨 說那里話当

初淨 我本欲接你令堂家里住淨 是你令堂不肯对我女兒

說唱佛門清淨到安寧 你是无非怕你姑娘咲 所以我提

起心頭愈不平白 大人何出此言唱 惹是小婿先知多任性

目无尊長太驕矜 一味痴頑全不遜 自家取辱正該應

白 就是方才唱的道情唱 欺騙岳父真无礼 故弄蹊蹺罪不

輕 万望海涵休見責 恕我年輕不老成 不談翁婿情密

密 再說了环奉命到厅白 且 老翁小姐有請方太太有哈个

說話了白 吓如此矣婿書房少坐我去上就來白 大人請便

白 老夫夫陪了唱 老翁移步嘿无言 心頭到竟急煎白 他

今面講无他事 必為垂怯老不矣 倘然他提起薄情多少

話 叫我躲避无門有汗顏 恨吞上一路來走進 了环通

報到妾前白 且 太太我里老翁來哉白 老翁亲母恭喜上 那

时夫人唱 且 抬身起 叫姑夫 称謝連上礼数多 蒙恩垂

救亲情重 感难言尽誌心窩 捉挈孤兒叨昇甲 保全孀

妇念弥陀 今日登門来拜謝白 且 并其还有一生恨事白 且

告与尊前頭受詞白 淨 什應恨事我曉得了白 淨 為老不矣作事多

顛倒 害得 娘兒两个起風波白 淨 豈独亲母就是老夫也十分

恨他嚼時嘗怒髮冲冠起 婦惡妻頑沒奈何旦 阿吓姑夫  
說那里話來老身並非為此旦 吾諒姑娘責罰平雲事  
我見是年幼无知性執頗 得荷諄上訓飭 足見姑娘閑  
切多 姑夫 你曉得朽木必須良匠斲 山中頑石要人磨  
我若將好意反為惡旦 就人上要旦 罵我荒唐昏牘  
髮婆娑旦 如此什麼事何妨就講 姑夫吓這是我旦 必須  
靚面見姑娘 相訴根由道短長 况且多年姑嫂啞酒別  
難得我老命犹存叙一堂 今日相逢非容易 就是姑娘見  
我也喜非常 陳公听 好难当 日注千金紅了厖旦 親見  
这老不矣还要見他則甚旦 如此不情非人類 他來見你面  
无光 我与他切骨刺心如仇寇 今生立誓不同房旦 姑

夫此言差矣唱多是我家不肖无知識 害得家庭事反嘗  
虽然不肯未見我 待我亲身告罪到他房旦 小姐你令堂  
的房在那里旦 舅母請坐待甥女去請便了 采屏姐 請老  
夫人到來說方太太在此要見旦 曉得 唱 不說 采屏  
奉命忙上走 且畧傳一刻說其詳

借使松亭 卷之六 十一

奉命討夫 且男一陳路其精  
夫人極表結衣太太此要良胡 即 不語 米昂  
附吾玉眼皇 且真母請坐 粉地文去 龍則下 來拜財 請安  
月將不肯未良非 粉非 采良 肯罪 匪此 無白 小敗 亦合堂  
夫此言 蓋矣 則 吳姓 亦不肯 天賦 情 害 尊 亦 或 建 文 堂

孝義真蹟珍珠塔第二十二回

回見廿一回中

白話說來屏奉了小姐之命來到西院竟得夫入行事十分不  
是个日看他如何與方太太見面  
青陽娟 那时移步前來請 呀躲避死門 呀躲避死門  
他料方郎无出息 呀永不超生 呀永不超生 不想名成  
天下聞 位極尊 今日里 呀面目何存 你将小姐曾嘲  
笑 呀道女痴情 道女痴情 反恨多狡逆母亲 氣不平  
想此去 呀怎見千金 呀怎見千金 你與老谷如仇寇  
呀堂開家庭 呀堂開家庭 究竟为官眼力深 能識人  
羞得你 呀 呀 難見夫君 呀 呀 難見夫君

蕭家九松亭

十一

方來堂

貼旦 思上一路行來已到西院門首待我叩門則个

剪蓮花 采屏忙去把門扣 里边京動小紅云 便問是何人

人 便問是何人 外边听問忙答應 呀紅云姐 你快開門

又 我來有正經 又紅云即便即便就開門 見了采屏卓

然京 你來為何因 又采屏姐 吹盈上 問我來時我有回

我要見夫人 暖我要見夫人 花冒吓要上見夫人个進來

嘴奶上采屏姐來里夫人見了采屏便問 白你來則甚 貼白

采屏就說夫人方太太來了要請夫人相見 且作夫人听 乞一

京 面皮失色不則声 吓他个到此无別意 必定尋是

生非為这小畜生 且白碎怕他怎麼 且唱他总在娘前來挑撥

难道同母前來登長亲 你一朝得志身榮貴 敢將姑母

就欺凌作冒 我若不出去 且唱他道我羞漸多畏縮 心虛

不敢見他們 我如何肯把威風減 長他志氣愈驕 且作白

不要說別个就是采屏這賤人 且唱就要被他來哄我 你看

他洋上得意骨頭輕 且白但是我与这老亲才 且唱今生立誓

不好者 永不登臨東院門 且白若被他一呼而去 且唱真正

看我多輕賤 道我情虛反奉承 事在兩難无計較 呆上

去不暗况吟 且白采屏方太太在那里 且白在小姐堂下坐

白方太太可曾同來 且白同來的 且白难道也在堂下坐

且白大谷在書房里老谷也在堂下 且白吓他舅嫂姑夫已

經見過了采屏我問你今日还是他自己來的 且白老谷和小

姐打發人去請來的 且白如今你來請我 也是老谷小姐的主

方來堂

意且貼白並非這是方太太說與夫人多年潤別要際會且特  
 叫小姐來請的且唱夫人所且叫采屏你今與我與夫人且作  
 白你說太太在此且唱本該迎接方為是多年姑嫂共談心  
 但是我與老爺如仇寇更比家結得深並非我不肯  
 出來與夫人見說我今生永不見老牛精到請太太反勞  
 貴步賤地便也有許多言語告夫人且貼白是曉得采屏  
 領命忙回轉就將此話告分明且貼白小婢去請夫人且說  
 本該迎接只為有此寒疾不可見風請太太暫移貴步到西院  
 相會夫人已在那里恭候了且老白極是本該我先過去且淨老谷  
 听便搖頭且冷且咳且呵且七氣不休且淨呵豈有此禮且唱听他說  
 話真堪笑且世故全玩且禮數丟且反請客人來就見主人高

坐在房裏天下那有此情禮且巧他行出不含羞且淨老親母  
 吓他不肯來且无非為我在此且淨我想他夫君尚且且死且顏見且淨何  
 况嫂嫂且唱自然便竟要低頭且老白姑夫說那里話且老唱自今且菜  
 上加菜且真骨肉且往事休提且一笔勾且老白小姐你與我同去且唱  
 老爺乘機走脫且书房去且小姐是相隨且舅母不停且苗且行來早  
 到西边宅且了且环一見且報情且由且老白奶且七方太太來且哉  
 其時先有紅云在西院門首伺候  
 要孩兒方夫人走進來且小紅云且已京呆且憂且疑且有且急  
 心胆碎且起先我送姑夫去且得罪花園本不該且倘然提起  
 真堪怕且到不要今朝錯怪且連累我去受飛灾  
 且老白碎且勿要管里且总有奶且七來且原且奶且七方太太來且哉

前腔 陳夫人 迎上前 見嫂 叫連 心頭原竟羞  
相見 看他跼跼多拘束 臉泛桃花紅耳邊 強為欢笑无  
顏面 不住的搔頭摸耳 強殷勤假意周全 白姑娘數年  
潤別時切怀思 今日相逢又疑夢里 白嫂上望風怀想彼此  
皆然幸荷光臨不勝欣悅 白姑娘請上愚嫂有一札 白嫂  
上請上小姑亦有一拜 唱兩人拜 札教恭作白請坐 分  
宾坐定各西東 了环便把香茶送 千金陪坐喜融融 唱  
姑娘吓 曾記得 昔年握手分离別 我与你年紀俱經彷彿  
同 一別多年皆老大 真个是 迅速光明彈指中 白嫂上  
便是 唱我看你兩鬢青絲俱漸白 迥非昔日形容 浮  
生若夢沒來說 沒來說韶華滿眼 成空 白咳姑娘吓老

唱我是几年大難遭磨折 搥在流离顛沛中 不死犹存已  
大幸 怎能还得好形容 唱嫂上吓方門不幸遭无妄 破  
家搥为賊罗侗 这是海底深仇天不共 時常想起限无穷  
老唱姑娘吓 这是你文兄家運該如此 怨恨他人搥扁空  
只拋我几遭老命臨危地 此時仍与你相逢 白嫂上便  
是 唱我問得你在菴堂已日久 外边瞞隱不通風 離開  
我宗親真可恨 所以提你的姑夫氣滿胸 白姑娘便是我  
問得你老唱夫妻反目尝淘氣 分居兩院各西東 叫我日  
夜不安真抱歎 白总是我家老唱這畜生狂妄罪難容 白  
阿呀嫂上說起你的令郎来真上令人几乎氣死 唱提起這  
前一段情 令人真要氣傷心 白吓他敢恁美 唱承他美

意前來到 却逢家里過生辰旦作白其時你姑夫在斤陪客旦作

唱席間不便抽身起 所以請他 先到花園見我身旦作白我

做姑娘的旦作唱一問侄到忙出外旦作白不知你令郎什麼緣故

唱怒容滿面在花斤 見了我半句寒溫多沒有 口上聲

上只說貧旦作白卯時我就對他說旦作唱至某何必言貧富旦作白

倘朕被人所見旦作唱豈非把我方門看得輕旦作白嫂上我這句

話並不曾得罪他旦作唱他就目無尊長全不遜 胡言亂語好

難听旦作白吓他說些什麼來旦作唱他說淺末窮字難瞞隱 他

說姑夫不該人贅姓方門 他說明知此地死魚鉤 他說牧

捲絲綸別處尋 他說盡纏借貸毫無用 他說尊府錢財不

領承 他說自來自去須隨我 他說由飯由茶枉費心 面

鐵青上真好看 口內嘮叨便動身旦作白卯時我再四款道不

住抖我也无可如何他臨去還有許多言語旦作白吓他又怎樣

說旦作白嫂上這也是他志氣有骨格的言語旦作唱他說餓死

不吃嗟來食 他說今生不踏姓陳門旦作白就是嫂上待我的

好處我自念記在心頭也不該是他來欺我的旦作白吓他又

說甚玄旦作唱他說我母如何來待你 他說你今嫁出就忘心

曉旦作白阿呀上他竟敢如此胡言氣死我也旦作白嫂上他如此這

般旦作唱非為亲情來看我 竟是非地生波把氣尋旦作白只拋

他方才旦作唱故意弄裝來戲我 全無長輩訊評 曲中罵

我蘇素嫂 并其說我不知漂母枉為人旦作白你道有此情理

沒有此情理別人多道我旦作唱重富欺貧將他慢 那曉得令

人

人

人



即作事太夫酸啞白阿呀好个不孝犯上的姑娘不說我也不  
和包還不進來陪罪該死姑娘你凡事聽看愚嫂面上恕他狂  
顛胡言 采屏姐你与我去喚這蕭生進來 表唱采屏奉  
命忙出外 再說老谷移步到書齋白矣婚請坐白大人請白  
令堂多年不見今日相逢竟有些不認得白便是大家多老蕩  
了白矣婿吓愛我想光明如駿馬加鞭人世如落花流水果杰  
去得好疾也白呀世事紛上一局棋 光明如箭又如飛 欲圖  
上進須年少 一到年高志便低 難得你杏林独步邀君冠  
君王事劬勞在此時 况如今 你七首關防担大任 能先  
刺七費心扒白是多蒙岳丈大人訓誨便是小婿在京都早憶  
得湖廣巡撫題奏疎通水道便以農工事至 農務本准奏

開河但小婿赴任襄陽一路行來怨店載道归罪潘公是何緣  
故白吓就是那道台潘公他不过幸人出身賄通趙文華得授  
荆州二府一曳三迂得為現祭他是卸戎卿的内侄罗桐的外  
甥白是吓原來是好臣的党還要請問襄陽府徐太守詩如何  
那徐公庾他吏部員外七迂太守在任清廉剛 深得民心那  
是極好的好官生唔囉怪不得襄陽合府多稱贊 果然風烈  
有操持 莫言忠僕無人办 自有從旁講是非 不談翁婿  
書屏話 再說采屏相請哄迷上白老谷方太七美小婢來  
請姑老谷進去白矣婿既志令堂有命且進去一走白是白請  
你看方谷阿  
新水令 滿杯得意出書房 侍女前边引道忙白姑谷這

續修九松亭 卷之二 十六

里來 意洋七 繞過了回廊 裝尽了加風流樣唱姑爷

你休要 喜非常 心花放 只怕你定入了是非門 晉

叫你有口難分講 這却為何 白你進云便知端的生吓

好叫俺難解難詳 一定是為有畢家亲事 裡而闹銀甚

白到了姑爷你且請住待我進去通報 夫人 老爷來了

小姐聞言避入房 方爷緩步進中堂 陳夫人 端然不動唱

怒目睜視年少郎 方太太 氣冲上變就加恚面 采屏

是呆呆細看站立邊旁 母親 姑母 陳夫人不理方夫人

道 咄白畜生我問你這位是何人 姓是姑母大人 且 可又來

你還不跪下 咳畜生吓

北曲調 全不念祖宗一氣 全不念父党宗亲 全不念長

幼尊卑 全不念孝悌天倫 阿噴畜生吓 我自道你讀書

知礼義 那知你礼性全无心不明 我只道年長志亦長

那知朽木難凋真廢人 你枉做了詞臣 枉做了代巡 這

規風七省 如何的治國治民 報答君恩 你先棄了出身

根本 再道不我单生一子 无義无仁 今朝頓竟羞慚甚

枉了我一世辛勤 白母親息怒待孩兒与姑母陪罪便

了 煞尾 深上拜 跪埃塵 劝姑娘不必怒生 慎從今后

侄兒知罪往可莫提論 昧到位那從旁听的方老夫人此番大

罵他罵兒了就是罵姑娘 其寔老夫人質地忠厚居心坦白並

无借戈以刺借背揮拳之意 到位不要把老夫人怪錯了却說

方谷小心陪罪 愈使姑娘置身无地不講里邊陪罪再講 老爷

在書房暗想白淨白唔白此時喚他進去想那老不長有何面目相見  
任兒吓待我進去看他們在那里講些什麼白忙移步 出書  
齋 意氣洋上躡進來 站在門旁來窺听 低頭不語托双  
腮 只所得 方老夫人反把方谷罵 開言不竟怒噴懷  
咳 我想一般多是亲姑嫂 為什麼一个妾良一个乖 他  
如今总然將子來責罰 难道你到不羞漸假作呆 那时老  
谷昂上步到庭前去 但見方谷跪倒在塵埃白再說陳老夫  
人驀看見老谷如不見 今羞故意把頭回白此時老谷看見  
方谷跪下白連忙走進中堂地 方老夫人就站起來白陳夫  
人看見老谷來了白他就立起身來往內走白却被方太上白  
把扯住白嘆願開白未姑嫂娘不要走白唱你若見了姑夫忙

回避白非惟叫這畜生罪上加罪并其忙了做愚嫂的白唱  
特地今朝到府來白曉白便是還有許多言語正要來告訴二位  
大家坐下白阿呀白為何跪有請起上白曉白咳姑夫吓  
你还道他是个衣冠人物白唱這畜生罪孽如山重 礼性  
全无把骨肉殘白他並不會白咳姑夫吓白唱他倨傲顛狂  
欺長輩 这就是无天无地罪难寬 全不曉 輕薄姑娘如輕母  
天倫名分有攸關白曉白多是为這畜生害得你白唱夫夫如  
家庭不睦常洩氣 害得甥女堪上待白病闌珊 害得我  
做娘的老年跋涉走長途 几平身喪鬼門關 咳畜生吓如  
此作为多顛倒 枉登翰苑列朝班白我如今也沒有別業  
話与你喜白唱若上上勸得姑夫姑母相和好 我把你從前

蘇家九公事

卷之六

第...回

過犯一奔刪 你若不苦勸調停二老重歡叙 曉你也休想  
 母子團圓 唱我是情願本先孝死在尼菴 阿吓亲母何出  
 此言 唱夫人听 暗思量 吓再不曉嫂 為人質地良  
 我慮他到此來尋事 打草京蛇鬧一場 誰想到義方自訓  
 无溺愛 到叫我置身死地好難當 想起素寃意我当年情  
 分話 原有許多不是待方郎 夫人想到此時心亦轉 一  
 腔怒氣赴東洋 開言便把方郎叫 侄兒吓 你令堂責罵  
 正相當 莫道江山易改難移性 要曉得一言可以就與邦  
 若說别人与我何干涉 但是我 与你一休相關共姓方  
 如今既以言明白 姪兒 你也莫將旧事挂胸堂 吓姑母  
 姪兒馬敢一素是姑母况如今又是岳母了 吓白便是我如今

与你是重亲是兩重亲了 吓哈上上 你也曉得一重亲兩重亲  
 的作且白老采才你又來尋事了 吓何如亲母他在女婿跟前  
 罵得不勾还在亲母面前又罵我了 亲母如今还是他不是我  
 不是 吓白到是我不是 到是我不是 吓阿呀我不敢惹你去  
 了 吓白阿呀姑夫轉來我兒你还不留住姑夫 姑夫吓老身  
 到此乃有何來我此來原与你兩位講和來兩位听我一言  
 要孩兒 告姑夫 听我言 從今后 莫提前 万般搵看  
 吾薄面 你今夫妇不和顏 叫我心頭抱歎 再難在此來  
 相見 万望你平情釋憾 要与我母子周全 吓我是那人与  
 他尋事每事他來尋我既蒙亲母相劝我就忍耐些 权且遵命  
 便了 吓白好了姑夫是講和了孩兒你來劝姑母大人 吓姑母

昨白兩情任見吓我与这老亲才夙世冤家立誓不和睦的姓  
姑母

前腔 劝姑娘 把氣平 家庭內 耐三分 姑夫未免多

执性性 撻要看侄兒分上慈亲責罰侄兒无言可剖 救我終

身不孝名 我只得双膝跪埃塵 姑娘不听心何忍 所望

的慈悲容隱 你听我委曲調停昨白侄兒請起阿唷我真氣

他不过的來姑娘不要說了如今大家來團叙老白我見我与

你先來替老人家見礼嘍母子双上帶笑容 先來施礼函堂

中老谷只得忙陪揖 夫人此刻面通紅 事到其間无可奈

只得双袖平垂还礼恭 外面堂婆來見礼 那些了环

唉倒在后屏風 忙來报与千金曉白小姐老谷与夫人在那

里行團圓礼了張千金听说喜无容再說外边老谷就對白

己夫人說來我与你如今不是冤家了哈七七辭且嫂上你

看他好没廉耻且白姑娘你此番夫妻和睦老身也不勝喜幸

但是我還有一庄恨事还未曾告訴你兩位哩白亲母什麼恨

事正要請叫老白吓可恨吓老唱只為我家不肖在南昌老白

做了有傷名分的事且唱于理于情兩不當白亲母不用你說

我已時曉得就是畢家這頭亲事了且白陳夫人問什麼亲事

老白待老身一一告訴你啞你的令侄

西江月 一自那年别后 黃州被劫行囊 雪中凍到在官

塘 黑夜几乎自喪 喜遇畢公归省 程途負起匆忙 忽

聞叫若甚京荒 四下返尋探望 郎舍家人救醒 兩边細

語行藏 相邀作伴到南昌 看待金胞一美 他有綉金胞

妹 青年待字閨房 今堂強逼結鸞王 提起雪中情況

既白我見原不肯從的兒奈住在他家十分情待再兼畢老美

人若上強逼他不得不從那時又說明三件心原一是要母親

見面拜堂 二是要陳家先做女婿 三是要成 名之后完叙

如今朝庭王旨謂兩家德在襄陽同日花烛這數天內就要成

親的了作白吓原來如此嫂上這是極好的一庄美事何得反

說恨辜來嫂上吓作唱自嘆今生子息希 單生一女甚孤恹

難得天賜奇緣真湊巧 將來我女有相依 况軍門本有

師生誼作白他的妹子与我女兒唱我急看成一美沒的高低

淨說來說去這句話還說得是作白我我也有是的說話 嫂

嫂怪是改名中的昨唱怪道今科展試題名錄 狀元籍貫

在江西時是吓女婿原是南昌籍成名的此時夫人才得明白

方老太太听得姑娘如此說更加歡喜開言就說作白難得

二位海涵老身不勝銘感作白親母此事不独我老夫如歡喜我

方才說与女兒知道看他也甚心歡作白吓姑夫這庄事令愛先

知道的了遂把畢小姐到过菴堂采屏会面恩提了几句多說

菴內婆媳兩次相逢此乃天賜奇緣无非老年積善之報 可

为大幸的事了表呀開話少說此時天色已晚老夫人就說我

要面菴去了作白吓嫂上吓作唱你此言說得甚希奇作白嫂上

此間何地菴堂何地作唱况且你 今即現今本地為官作白

作白如何放母親作唱在荒菴寄跡卧萋菲 嫂上 我這里总

大草榻堪容膝 何須客套有嫌疑 嫂吓你在蒼中已日  
 久 只為他們在我跟前絕不題 我若早知你到襄陽地  
 連枝豈有不同樓 白姑娘只是我在你府上打撓不當 昨白  
 吓你又來罵我了 當初他們曾在購德使我拘歎難安 啣總是  
 他們做的事 嚙白他也不必說了 总是老天不是如今好生白  
 嫂吓在此 了環掌灯分付厨房备酒 妾恐我与你外边去  
 坐罢 唱老奴欢悦咲嘻 双七翁婿步忙移 今晚是内外  
 厅堂多設席 如同王母宴瑶池 家人伏侍多高興 使女  
 欣上東復西 通外張灯如白晝 凝待新来愈正齊 翁婿  
 两个席間提起当年事 正是循环否泰命力之淨莫得 我  
 与你今宵已還平生樂 酒人心脾无醉期 請吓 請 不

談翁婿開怀飲 再言姑嫂話 几唱姑吓可今愛美明知大  
 体 温存淑惠世間希 我現登第第華堂 方門有媳独堪  
 奇 白多承蒙贊 且唱这是嫂吓为人心地好 今郎平地上  
 云梯 若說小女年幼无知 奴素慣 且白恐累及嫂吓 昨唱將  
 來每事費 且白好說 此时小姐在旁 且有意殷勤 將酒  
 劝 直飲到月移花影过 且白此时酒席已叙 陳夫人說  
 嫂吓我与你淵別多年 一旦相逢不勝之喜 就彼此同榻也好  
 再作細談 且唱夫人所 咲 姑娘吓 要我嫂吓來陪  
 理欠通 今宵你自有相陪客 老身叔作一媒翁 昨白嫂吓  
 你到來取笑起來 昨唱我是兩載分居甘寂寞 說別夫妻看  
 得空 今生誓不同房住 提起冤家恨滿胸 且白姑娘吓

你若今宵再不歸東院 我立時打轉轆轤中 你夫妻尚不相和睦 我与你姑娘亲情竟竟松曉白小姐与我分付外边打轉我要回巷去了昨白嫂上說那里話來你何以處我叫我不要如此作唯嘯 此時小姐在旁又勸母親體執意且通融 勸外今日要相從 既然旧母來若初胆娘若執意不允致于旧母也竟得面少光輝話落空曉白是吓小姐說得不差你若不肯听我叫我臉上那里过得去不要管 小姐我与你就送令堂過去 采屏姐你到外边快請老谷進來即白是曉得白了環們掌灯吐表那时方夫人嘍上前扯住姑娘走 陳夫人是到竟看慚面泛紅 侍女張灯前引路 于金隨后步從容 回廊曲上行將去 早到当年臥家中曉陳夫

人一看嘍諸船器皿依然在 塵滿妝台鏡匣封 只为年餘不到房中住 竟得滿目凄凉又不同 了環即便來打扫鋪床叠被與奴上 不談里面安排好 再說采屏相請主人翁貼白老谷方太太送夫人已歸東院叫小婢出來請老谷快些進去与夫人和好淨胡說生方谷听了喜出望外好吓妙吓如此岳父快些進去淨唔我誓不与老不矣同房的白阿唷岳父小婿要來求你了咍深七摺 息年高 何須故意做推敲 姑娘尚看家慈面 难道岳父心頭还氣未消 家庭和合方為順 大人吓你是忒透詩警見識高 方谷正在來相勸 再說了頭二次又相邀貼白老谷方太太請老谷進去老谷若不進去方太太就要打轆轤到白蓮菴去了淨阿吓矣



堵令堂見召我且進去就出來的哇大人快請讓老谷一路進  
 來倒覓含羞美 仰口縮口首頓登一行來已到房門口了  
 環通報老年高脚白太太我里老谷進來哉 方老夫人聞說  
 老谷進來十分欢喜白太太吓果然姑夫來了 淨來母相召有  
 何見諭 姑夫吓唱可看見織女臨河已候久 尚待牛郎  
 度雀橋 你看月移花影紗窗上 此時不可負良宵 淨吟  
 哈來母到來取咲起來了 姑夫吓唱早備花紅酌月老  
 謝媒端等在明朝 白失陪了 請安置 唱其時帶咲忙  
 走出 就把房門反鎖 淨方夫人 自然与小姐同房寢  
 方谷是安頓書齋過此宵 再說房內夫妻人兩個 共对良  
 缸灯影搖白那陳公把夫人仔細一看見他玉貌花容至于

靜養半餘益發光華潤澤可稱半老佳人 淨老谷对了微上咲  
 相見依然是但交 只見夫人走到房門口 怒容滿口喊  
 高白作了 環們開了房門 白奶上方太太鎖个了鑰匙多帶  
 去个哉 白小賤人你不開門少不得打你一个死 那老谷  
 看見夫人美觀早已心軟了 說道夫人这不干了頭們事这是  
 你令嫂的好意不要減了人的情分夜深了睡罢下官身子困  
 倦到想睡了 白啐你要睡与我何干 淨夫人不睡下官何敢  
 先睡也没有这美情理 白你這種人也講情里若講情里就  
 不該打我了 白阿呀從前冒犯总是下官不是如今下官与夫  
 人陪礼啣深上揖 曲了腰 劝夫人一概休題大度包 夫  
 人端坐不來理 恨在心頭半未消 夫人吓 你須念我半

載獨居情在你 連采屏几曾沾染有分毫 就此一節真堪  
取 我特為夫人守得牢 昨夫人吓我想別个夫君怎肯如此  
啣只怕別人采屏早納連生子 穩坐中裁及代勞 万般那  
有夫人分 他的才情比你高 昨夫人這難道不是我的好處麼  
昨白夫人听罢怒容未頓釋 昨白回轉頭來說道這不納采屏  
笑是你畧上有点良心 昨唱啞然一笑就罵老風騷 夫人是  
生米落鍋煮熟飯 老谷是順水推舟把櫓搖 昨白要曉得夫人  
年总五十歲也 平时參葯堂調理 海水还須月上潮 因此  
藍田能種玉 這也是世間奇事甚蹊蹺 半百生兒天下少  
只為陳公陰德饒 世代為人多好善 上蒼不負接宗桃  
那時玉帝 時遣張仙送子他家去 來年產下小兒曹

諸事且停曼上說 再說方公座在明朝 文武官員俱以  
到地方上緊办差徭 自然就在陳府來迎接 門前車馬  
關傳止 上任完姻兩件事 再將下卷說嘮叨

繡像九松亭 卷之六 三五 方夜堂

孝義珍珠塔第二十三回

第廿三回 花烛遜新郎一夜表稠添淚

第廿四回 仙丹医病母三男昇甲慶團圓

白說方狀元于謝恩之日已將兩家親事而奏朝廷恰好畢云  
 显提督衙門現在襄陽自以天子賜其先抵楚省同日完姻老  
 夫人遂擇了合卺良辰其時王本因方谷付他數百良子到河  
 南修坟墓去了再說吉期已到縣官場做事原容易况是巡  
 漕御史尊正屈良良多已備兩乘綵輦擁祥雲一乘來  
 到陳鄉官一乘來到畢軍門金字頭牌分对上良爪月  
 斧兩邊分黃羅宝蓋飄七動龙虎旌旂五采勻馬上吹  
 來細鼓樂街坊仗甚紛紜官灯百盞排前后炮响三

續表九公五

三

方來堂

遠近聞 狀元兩處來迎轉 中堂瑞象甚氤氳 當時交  
拜齊行禮 兩個新人迥出羣 謝了王恩頭九叩 又拜萱  
堂老夫人 盈庭喜氣吹無限 一槩開文不必云 味再說諸  
禮已畢前斤演戲待客直至二更各人散去然后方狀元來進  
洞房嚙自合先宜東院去 誰知東院已開門 姓方谷把門敲  
了一下里邊問道那小生是我采屏姐你把門開一開 且白奉  
小姐之命請狀元到西院去 且白却是為何 且白小姐說且唱當  
日黃州遇大盜 形骸早以雪中埋 若不是軍門求救轉  
如何尚得有餘生 畢府之恩真莫大 豈宜忘却女千金  
你應該西院成親去 細想南昌一段情 我小姐早已身歸  
羅帳內 請移貴步向前行 方谷所 贊連聲 啞大矣大德

世難尋 但我與禮上難道去 急奈表祖 又抱損徒來性  
俗成 白老谷你也不必遲疑了 唱可曉得今朝一刻千金  
價 你所講妻業已轉三更 且白既然如此采屏姐我只好遵小  
姐之命了 明日請開鑿 且白那時移步來西院 誰知西院又開  
門 且白原來此間也開了門了 詩云 關上睡鳩在河之州 蜀  
淑女君子好述 那做西伯的述了一个肯有轉輾反側之憂  
何以下官述了兩個自然要東塗西抹的了 吓但已到此間也  
要敲門進去 且白把門敲 叫声開 里面了 环傳出來 且白羅  
个那棒能大胆 此時還要鬧房 且白胡說是在此 且白阿呀  
是新姑爷个声氣吓为啥勿到東院里去 開門 且白介未勿  
用開門我里小姐早有軍令 啞唱請上 請你脚表抬

繡像九松亭

十一

到東齋 東齋有陳小姐 可比重生父母來 贈你珍珠

塔 救你窮秀才小姐是觀音 安穩坐蓮台 采屏是危

女正好配善才 如此大施捨 為甚今夕就忘懷 請上

此間不是桃源洞 重上云霧鎖天台 狀元你 你若思

量吃点瓊漿味 另尋門路去安排 吓不想中狀元容易做

新郎反難綉金小姐從未識面益發難以意情的了 還是去尋

表姐去嚙重回步 好心焦 此番不敢把門敲 只得低聲

遠斗采屏姐 你也須為我調停是此宵 白采屏所曉得大

谷必轉表的在門口 坐等一老谷吓 唱我奉千金來囑付

斷難放進風風巢 恐防偷粒珍珠去 半夜重逢時子高

小姐自有隨身室 我當緊設這轉結 况你到處東床听

婿 不煩重覓田時交 采屏姐一切不必再提你并誰委已

轉四更了我畢竟記得 小姐房中心腹婢 芳名牢記在

心苗 難道你多情忘了花因語 叫入門外費推敲 方谷

未尊說畢忽听呀的一聲門已開了 叫洋上大步來踱進 采

屏躲去几重霄 方谷走即便身归罗帳內 自然的織女牛

郎渡鵲橋 床頭細訴 連采屏也未曉分毫 天明兩

个袖身起 問安堂上老年高 未免即連忙录上 又排筵

席晏全席 此夜秀金房內去 灯前細認女多姣 另有一

般奇艷处 佳人屢出 若与翠娥小姐相比 可

謂江東有二喬 我方獨何 不知何世修來福 双上奏女

並吹笛 綉金小姐含羞兼坐到更深 烛已消 只得解衣

浦家九卷之二 卷之六 十六 方來堂

同就枕 正是琴也到來瑟也調 自此三人如膠膝 过了三朝又七朝 那時陳公夫婦同畢家婆媳一連住了几日 然後回去 翠娥綉金梳以姐妹呼稱 忌局兩姓 勝過仝胞 翠娥稱東院夫人 秀金稱西院夫人 到了半月之后 方谷打点起身 要到各省巡查 此時尚早 还有一句地擱 如今又要說起采屏之庄事 了 醋一曰方谷到西院 与綉金小姐話家常 說起采屏人一个 聰明伶俐 又端莊 夫人你可曉得他的家世 但妻身到也來曉 他父為儒 曾教讀 家傳清白 守湘囊 只因父母俱亡 过 先弟兄幾又荒 人齡賣作陳家婢 竟以此青衣服侍在蘭房 我早由心為擇配 必要中身好處 有风光 可有其人 醋如今有人見在 但是否能從書信

輩註書曰 俗不相當 但難道生意行中 註並非生意行中 漢胆敢是農家 田舍 誰也不是農家 田舍 郎莫非為富家側室 富家側室 九欠好 但究竟許誰 醋是清貧 寒士 守書香 但何以貧 身如何 又嫁个貧士 豈不上半世吃苦 手醋或者此人能上進 將來尚可把名揚 但过又渺日 茫上之事了 相公料之 千未然而棄之于現在 非所以處采屏也 醋你夫人何以處之 但依我看 起來相公之所以重采屏者 為其有才識 有胆量 有情有義之人 而相公之所以處采屏者 竟未能听其口中之語 察其心中之事 以結其意中之緣 是相公大有負于采屏 恐采屏亦未必依你肯嫁 醋 怎成我為他擇配 到是有負于他 上又不肯依我 但相公 醋牢記 上記在心頭 我想采屏的終

身不日相公而日誰白如此說是要我納采屏的了白然上  
生夫人差矣白何差白我藍田種壁聯佳偶 二喬僥倖得無  
收輟轉思量多抱愧 未知前世怎生修 既得脫來又得蜀  
如何又娶築妝妻 上林花好急佳品 禁不得傍枝橫出  
在稍頭啣相公吓 人必重情與重義 迂拘之見沒來由  
采屏是忠肝義胆合才畧 青衣麴楚婢班頭 忌然偶帶  
三分氣 算是裙釵第一流 功君急把采屏納 魚水和諧  
下釣鉤 如此良辰如此女 好將同夢抱衾稠 这才不負  
花園語白就是妾等也拉得一個帮手白啞克做為官內政修白  
吓夫人這家你美意但老母跟前尚未吉明兼之表姐也托為  
他擇婿與夫人意見又有不同白既有不同待妾身自到東院

當而酌定再稟閨堂上便了白夫人移步白喜勿上 老谷隨后  
出房中 不表老谷外面事 魚講夫人到院東 翠娥小姐  
忙相接 采屏更喜有歡容 坐定之時茶一盞 那里夫人  
欲語塞喉白把采屏看了一眼采屏早以心寬避了開去  
小妹有一喜事告與姐上知道 矣妹你有甚喜事 這喜事  
是大家有分的姐上吓白就是采屏人一個 姐上深知閨閣  
中 做人好處白清說 但年當及笄合牽紅白妹子吓現在  
我托相公為他擇婿 姐上不是這等喜白為甚替他來擇婿  
尋些野蝶上遊蜂白依矣妹不替他擇婿作何了局 姐上  
吓白現成了局白容易 婿在家中白即主翁白難道納為副室  
不成 若不納為副室他亦未必肯嫁別人姐上吓白你豈不

洞見他心腸非外向 你豈不熟開他口齒露春風 他話是  
有一句說道我情願終身伏侍老夫人 决不到别人家去过活  
可又來嘔剛上合有油瓶蓋 尽在河盍托出中 但矣妹吓  
但是柔屏性子不好將來為日甚長 一与矣妹畧有齟齬事  
未可知罪即難贖 仅我放心不下 他伏侍姐上十餘年並無  
故犯即使有發性之時姐上可以容得难道妹子到不容得乎  
啞我見他和言婉語循規矩 决不到侍龙爭駢生變通 况  
且并血讀嚴身相助 石般你我得從容 他才優尽管得家  
庭事 更可以多生好子夢吉熊 芝蘭玉樹盈階茂 也李  
个荔滿床頭郭令公 但恐相公又有一番講究未必肯從  
姐上他有其講究只怕求之而不得小姝已与他說明白的

了望他荆釵十二豈无意的况柔屏前后为他有热腸及照看  
若夫人之處望万分感激在心胸 只因兩院双上在 再納  
偏房理欠通 令得小姐從旁來答 只落得行船順水扯  
風蓬 但矣妹还有一說老夫人堂上必須稟明又未知允与不  
允 菴堂來往全仗采屏今半月以來又是他当值的老夫人  
一定喜欢我同姐上前去 妹子請 姐請 啞東西院 兩  
夫人 携手雍容緩步行 四隻金蓮剛一乘 曾无半点惹  
輕塵 中堂已到掀簾進 上前万福老慈亲 啞 口含咲  
添欢喜 细看多娇两玉人 何幸我家有此媳 老身遲暮  
福还增 那时细說家常話 又触当年多少情 媳如吓  
我想为人总是出門苦 天涯李自好凄清 况我白頭來奔



走 几乎死在九松亭 后来得到卷堂内 也还难以保餘  
生 誰知婆媳偏奇遇 兩次相逢渾疑梦里身 矣哉媳妇  
真如女 双七为我祷观音 仰蒙菩薩提携力 我兒今日  
代天巡 媳如 你兩人夫貴妻榮俱遂意味白但我還有一  
事牽挂在心胆講問太夫人牽挂何事曉唱就是青衫一采屏  
他几次卷堂頻往返 周全多少費心情 即今我病瘵他  
知道 每夜丐伊当值動 此女現今十九岁 不宜担摺悞  
青春 作何結局如他願 托在双上兩媳身 穩要婚姻來  
就近 使我時上得見慈生平味列位要曉得老夫人这几句  
話頭也是要納采屏的了于是兩個夫人就把此情說妥自然  
聞筭合縫老夫人十分欢喜不必再言却說此事是綉金小姐

值乎因方谷即要起程遂于三日內棟定日期用鼓樂拜堂綉  
金小姐又把自己的冠帽借他穿哉老夫人受了全礼兩位小  
姐受了半礼自此日起合宅多称为二夫人陳畢兩家的太太  
多乘过門作賀演戲款待仍如田例單說初更时分方谷看过  
母亲又到兩院夫人处作謝了一番然后踱進新房里來咄吓  
好造化如今是大開門了咄步匆上 喜氣濃 采屏穩坐在  
房中 見了大谷來立起 低頭不語面微紅 他十年为婢  
多持重 今做新人越恭敬 总然不及兩小姐 三分長定  
也称雄 大谷是面对面來原熟客 此时又要觀花容 只  
見他爆娜身材瓜子臉 盈上秋水剪双瞳 楊柳纖眉疑黛  
綠 嬰桃小口点暗紅 裙边露出双弯小 立定多時不動

風生了環們睡了環們多在老谷有何分付生你們扶了新娘  
 子歸了坐位各生歸房不必在此伺候白曉得哉那此了環唱  
 扶了新娘來就坐生去罷白曉得哉生一齊退避出房中 方  
 谷來把門關好 坐對從頭訴苦衷 姐生吓 我与你初識  
 面 一花斥 即蒙待我實非輕 一種熱腸經曲折 几番  
 好話 丑丁寧 姐生吓 你忠肝蒙胆無人及 你臨起秋波  
 轉更生又 我自從別后添酸楚 牢生記有你芳名 春光陽  
 柳登時過 你我想逢直到今 你有我來我有你 兩人提  
 是一條心白你既有心于我為何又要把我別許生姐生吓  
 咄此是表姐再三來托付 道你不肯低頭屈伏人 又恐綉  
 金小姐來又寬洪量 乃一彼此參商待怎生白我小姐果

然閨中有那綉金小姐益發是難得的生姐生吓生也是你  
 為人本好他所欽服生所以綉金小姐生親自調停這段姻  
 綉金小姐真難得 表姐何嘗有異情 誰知吾母同心意  
 也要將你留在自家門 說到菴堂多少周全處 姐生吓  
 全仗你不辭奔走看慈來 送錢送米送衣服 免飢免凍免  
 淒清 倘非姐生能如是 吾母如何保此身 方谷說到此  
 間腸欲斷 登時離位揖深生姐生吓我謝活命之恩不恁我  
 方即不孝罪大未能為人子何以為人臣乎生唱 采屏听  
 好傷心 連茫回札泪双零 便把羅巾來拭泪 欲言又  
 住細思尋 這是洞房花烛夜 如何惹得哭難停 支持免  
 強容依旧 方始開言再說明 老谷吓奴有一言來奉啟

七七為官御史听 兩位夫人操家政 定能整肅有章程

采屏鉅細无容管 但願一心伏侍老夫人 貼白我想老夫人

阿眼唱自從別哭坟堂内 万水千山歷苦辛 松亭救得餘

生轉 絲上白髮漸凋零 况又住菴多抑鬱 曾无片刻緒

安寧 他已染成胃碗病 向未人前說一声 通夜翻床眠

不穩 及今三月有餘零 兩位夫人多不曉 穩為高堂瞞

得深 惟有采屏隨左右 習知灼見病原因 晨昏侍奉來

如意 此病也还減几分 貼白如今与老谷說過 貼唱我仍到

老夫人房內睡 老谷不必与双亲 東西兩院凭安符 老

谷吓 只要有心待我不以身 等到高堂病愈日 再与你

女全衾調做小星 此言今夜來約定 老谷吓 你莫把

有病衰年看得輕 誰想老夫人的胃碗病老谷竟不知道一

聞采屏之言心京胆破重新又哭起來了采屏眼泪也不知道流

了多少 諷可憐花烛欢娛夜 一对妃央泪眼睛睛燦炬已經三

四換 早听桂妻打五更 始解罗衣同就枕 雄鸡报曉忽

天明 采屏真个不能重羨 原是儒家好出身 注到了第二

日老谷到老夫人处請安就問及胃碗之病老夫人一概隱瞞

不肯說其詳細 注白見吓我病不足為慮但是我在菴時菩薩

座前許一个大愿心你須替我一完 注白母亲有何心愿 兒

吓我自從投河入菴之后 注唱只道我兒已死 即稽首蓮台

觀世音 伏祈菩薩持力 孩兒或可保其身 果然已得高

官做 我就重修伏像塑金身 还把浮圖造一座 七層

繡像九松亭 卷之六 三馬 坊來堂

宝塔鎮山門 如今你果蒙神佑 此塔還須你造成 但是  
你這有蒙恩一月假 必當即刻算分明 若何工作若何  
料 多少時光多少良 若得部署經營多善安 好束裝處  
代天巡<sup>生</sup>孩兒領命就去辦理此事便了<sup>唱</sup>方谷奉命忙移  
步 來至中<sup>生</sup>議事情<sup>白</sup>來你們快來<sup>白</sup>來了老谷有何分付  
<sup>生</sup>老夫人要造七層宝塔永鎮白蓮菴內你們速去喚齊石  
匠木匠磚匠等就于今午到來雇料估二并估日期快去  
<sup>上</sup>母得遠候丑是<sup>唱</sup>火速差人喚工匠 不消半日一一齊  
蜂湧到中<sup>白</sup>中人便估須料價二萬五千兩工價一萬兩必  
得一年始得成功<sup>白</sup>人退后那時陳舉二處俱已知道陳公捐  
良四千兩畢公捐良三千兩陳夫人時到菴中捐良一千兩畢

家婆媳共捐良八百兩方谷自己捐良一萬兩翠娥秀金采屏  
共捐良三千二百兩于買物料之良已差得不多了惟工作良  
一方兩尚无做主此是后話慢上再真<sup>白</sup>單說新婚三日后  
堂前重叙老夫人 下回只是團園局 話到團園局又新

堂前重拜夫人 不回只是團圓日 結伴團圓日又添  
一衣兩箇天如主 此是司諸曼 再直趨 單騎騰 三日司  
共計月三千二百兩 買妙料之月 日美於不來 乙掛工掛身  
家要駛共計身八百兩 衣谷自 日計身一 衣兩單 表金米

孝義真跡珍珠塔第二十四回

目見第廿三回中

白話說方爺納了采屏做過三朝 畢老太太同媳婦辭別回去  
陳老夫人此時与老夫人姑媳十分亲热 依上不舍 原要再停  
几日 老夫人知他身怀六甲 这及要將息的不便于由 因此也  
即送回 囑單說采屏人一个 他与方爺約定過三朝 仍到  
老夫人房內來陪伴 晨昏伏侍 担肩挑 因此將身不出外  
丟却新婚 甘寂寞 老夫人是几次劝他 上不允 兩位少  
夫人是几番相劝 也徒劳 方爺是愁腸 牽掛 娘亲病 但願  
他在房 當值 老年 高表 過了七八 方爺打点行裝 正要起程  
一面買齊造塔的物件 等河南王 本回來 辦理 與工事 已忙促

尚缺工費一萬兩靜芳師太只得各家去寫緣簿不想老夫  
人胃脘之病大發起來嘔頭暈眼目昏倒胸窩作痛實難  
熬四股冷厥難舒展神氣昏沉發燒采屏急得渾身  
战忙遣了环向外跑报与方谷又报東西二院各人飛步  
各心焦一个孩兒兩媳婦齊上走到問年高阿吓母亲  
吓如何頃刻京天事过病源怎表起根苗兩位夫人也  
把婆上叫床頭回定淚如潮微上喚轉有聲急只听得  
欲吐連上隔住牢且白兒吓媳婦吓我方在疼痛難開口  
胃脆就如割万刀且白等我少睡片時你們多出房去料理  
正务至于我的病源惟有新姨細上知道問他使了表那時老  
谷連忙走到外厅分付家人把襄陽有名的医生多請了表家

人奉令分頭去請自己又到了書齋做成本章因母亲病重乞  
假三月就在襄陽調理把本封好差人飛馬上京朝廷自然是  
准的了后話且不必題再說兩位夫人摠在床边不离一步細  
問采屏告訴此病始于想于及别故行路投河入菴多少悲愁  
日積月累根株已深恐一时難愈兩位夫人听得泪如雨下采  
屏也同了一回唱只听得床頭氣息微上轉老夫人叫喚有  
声音三人多在床前候揭帳低上問个明白婆上可要  
作嘔連忙扶起刀斜側几番嘔出墨鬆鬆然而元氣大  
虧損大睛支离脫了形少停七八医生到方谷陪了進  
房門二位裙釵驟帳后齊將珠泪拭羅巾再說逐个名  
医診过脉方谷又陪了到中听表列位老先生家母的病勢

蕭象九公... 卷之二

畢竟若何白大人吓大人此病看來十分沉重晚生輩識淺才疎恐難收效白方谷听 泪双倾 阿呀我今全仗老先生倘果醫得此病好 是元功再造大恩人 我必解囊求重謝 也不謝黃金与白良 竟謝珍珠塔一座 老先生吓此是世間少有是奇珍 那滿堂听得奇珍謝 那个医生不用心 其實病原難可治 徒然搔首費沉吟白列位老先生全仗上上大人吓晚生輩既蒙尊托敢不盡心唱各把根由來細說 各人議論各分爭 有的說道年老无神耗 有的說是陰虛邪氣侵 有的說是積勞變癰症 有的說是胃弱食还停 有的說是外寒包鬱火 有的說是噎膈九分成白列位老先生对症下药方当用何药白有的說是地黄宜常服

有的說是通理腎神 有的說是調中益氣好 有的說是最妙用茵陳 有的說是桂附方終大 有的說是清補重加參 參差不一难酌定 天抵凶多吉少費調停 即時辞别紛去 相送紋良各二金 方谷令有愁容來進内 床前再看老夫人吓白兒吓我是不服藥的白依孩看起來这班医生毫无定見万一候投反多触碍到不如不服藥的为貴白兩位夫人齊齊說道与其求医不如求仗我两个明日就到白蓮菴拜求观音大士单留二夫人在家伏侍婆上用些米湯慢上調養使了白媳如吓如此甚好我还有造塔的心愿現在要完你替我先告与菩薩知道吓白兒吓此事你料理得怎麽策了白母亲放心物料已經購買即日可齐目下已是殘冬旦

過了新年孩兒已擇定于二月十九菩薩生辰就于是日與工  
等王本回來一叫叫他督办曉白兒吓造塔一事竟交与王本你  
命召在身急須起身才是姓孩兒已上表章告假三月等母亲  
病愈出巡未遲馱一切話文難細寫 求神問卜事匆忙 况  
音字語多吉利 香閣三个畧寬腸 陳老夫人來問候 夜  
間宿在翠娥房 畢衙日上差人至 又來了菴中尼靜芳  
時往時還不必說 惘然為着老萱堂 看上一病交一月  
日拖日重日倉皇 人參不敢來多吃 只有須微進米湯味  
那曉再過兩日老夫人的病更加沉重晝煎且米湯吃不下  
奄奄待斃命將亡 大抵人生原似夢 樹上蝴蝶与黃梁  
夢里来时夢里去 何人喚醒黑甜鄉 春三秋九花同夢

花枝花開夢一場 再說老夫人奄奄待斃救星畢竟是那个  
咳这也是難說了 再唱七八医生重請到 一齊搖手不開方  
臉來六脉俱无有 安排后事没商量 勿上退去休饒舌  
单表那来丁四个好凄凉 老翁是 泰山崩倒号啕哭 万  
箭穿胸断尽腸 兩位少夫人是 跪倒床边身不起 双行  
血泪告穹苍 怎能放得婆上轉 上身情願替萱堂 二夫  
人是 自恨采屏多命苦 把頭磕破血沾裳 滿地滾来不  
願活 但願泉台同走路 房中鬧得难分解 救星忍  
已到門牆 只見家人慌忙來報說道門外有个道人云老翁  
以珍珠塔為謝礼他特来医老太 的病的請老翁即刻相見  
老翁一聞此言爬地而起揩泪而出那道人已走入屏中 馮原



來一見不相識 就是黃州許習仙白姓老谷把手一拱請仙長  
台坐外不用坐了嗽尊堂命在須臾際 我有灵丹可保全  
但將清水來調服 立去沉痾目忽然 我一則加添父母壽  
二未於你孝心虔白姓多謝仙師 還有一說你造塔了愿尚  
缺工費万兩白姓正是外此刻儘可不必了 仙師何以言之  
唱外你把珍珠塔与我 包得功成頃刻不遲延 化机可肖  
民夫力 就在中春二月天 菩薩生辰十九日 必然宝塔  
峙蒼前外事不宜遲你快去把珠塔交我好把灵丹付你唱  
就此飄然辭別去 逍遥自在白雲边 方谷听了心欢喜  
並不狐疑信得堅 移步荒茫向內走 就向翠娥小姐取連上  
即携此物来斤上 当面交許習仙白姓那許習仙收了

珍珠宝塔付了一粒丹藥交与方谷習仙白姓摆手而去外方谷一把  
来扯住 道長我要留你几天果然母病立愈合家还要拜謝  
外我輩豈受謝之人来也速去也速来使君家增福祿也去尋  
一片烟霞宿白姓仙長既然要去也不敢强留但要動問几句此  
丹何丹從何而来何以知我母有病外不瞞你說我乃許旌揚  
嫡派自黃州别后就遇一个仙人乃國初的張邈還他收我乃  
徒弟授我煉丹之法此丹名为保元延寿中和太乙之丹尊堂  
服之寿原在九七以上白姓原来如此弟子就代慈亲拜領外不  
消拜得你尊堂原来宝婺瑞光星因走入了磨蝎宮有二十年  
苦苦悲愁此番之病魔蝎已除你妻妾俱孝而賢二男晁甲尚  
有二子为方家玉桂此皆尊堂福命所招摠之万事積阻功为

上請<sup>上</sup>再問仙師到何處洞府弟子將未尚可得會否

<sup>外</sup>去住无定后會期難我有一言君且記着<sup>生</sup>仙長何言弟子

謹記<sup>外</sup>白喏 二月十九 菩薩生辰 珍珠粒<sup>上</sup> 宝塔層<sup>上</sup>

雷電風雨 頃刻功成 淨圖舍利 夜<sup>上</sup>光明

詩 娘兒婆媳會菴中 纓絡莊嚴色相空

日 一座珍珠光燦爛 照他南北与西東

又詩 伏法仙机總引年 灵丹未处本心田

白 我身更在塔尖上 今日才知許習仙

唱習仙言罢飄去 方谷捧药到床前 依他清水未調下

立刻沉痾得就痊 魔蝎消除多是命 灵丹不費一文錢

老夫人從此形神加康健 長<sup>上</sup>通夜得安眠 不用采屏

陪伴了 仍歸已榻踐其言 如今始有新婚寧 狀元雨露

摠無偏 荏苒流光容易过 殘年已度又新年 賢齊造塔

般<sup>上</sup>料 堆在菴門左右邊 算到仲春限亦滿 事情緊急

莫拖延<sup>表</sup>天開就擇于二月十九日興工造塔二日后裝束起

行光明迅速已是二月十八日是夜風雷大作屋瓦俱飛到了

次日曠天開晴霽光明現 五色雲霞分外鮮 只見七層塔

一座菴門之外聳巍然 真个神偷鬼運由天造 珠璣絡

索挂中間 京得重尼皆吐舌 那時暗中結撰伏神仙<sup>表</sup>列

位莫道此事在可信不可信之間古今未如女媧之五色石始

王之驅山鑿五丁之開已灵之劈愚公之移公几之禹庙梅梁

杭州之飛來峯運水共武当之金殿皆兒使神差天遣地設而

成則又何疑乎白蓮菴之塔也。嗚！那時靜芳師即忙通報。老  
夫人是合家歡喜謝蒼天。恰好剛逢菩薩旦。赴菴車馬甚  
喧嘩。齊叩祝蓮花座。又出山門拜塔前。陸離金碧寇  
紅旭。燦爛良黃繞紫烟。似有摩空珠灼爍。護他合影塔  
園夫。可知因果重。又在。又謝神奇許習仙。曉到了三日之  
后方谷打点起身。却值王本。送河南回轉。就將家事托他照看。  
張告假限期今已滿。代巡莫可再遲延。当初察院送不帶  
家眷。只為此官奔走刻死間。因此方谷奉拜別。離情多  
少話難宣。查盡七省圓。轉。筭到回來要兩年。別了慈萱  
並西院。可嘆的是數月新婚。又各天。曉方谷到了東院。恰  
恰翠娥小姐同采屏俱在。別里等候。方谷。三位裙釵心一美。

各將保重二字話纏綿。方谷重把亲娘托。此時難免洩  
連上。人生最苦惟離別。七到夫妻更可怜。并砲開鑄表  
上橋。岳家兩處極尊前。般般叙別无清說。白那陳公与畢  
軍門唱一齊相送到船邊。正是九間使命紅旂展。率士王  
臣我独矣。帳望白雲案舍遠。陸途乘馬水乘船。我把盃  
查七省且停講。再表蘭房三少年。表別了夏秋之交。方谷送  
河南回轉。襄陽天子又賜假三月。再行出巡。其時三个夫人先  
后多有了身孕。醜流光易逝。真如箭。烏兔飛奔不肯停。忽  
上秋蘭冬又餞。几声炮竹度新春。是年喜事重。七見。行  
我輕撥絲絃細。陳。那陳老夫人。怀胎十月期剛滿。元  
香生下一孩兒。自生時五十有一。幾。取个名兒叫瑞生。

蕭家九公五  
六二六

既而三月初三日 翠娥小姐產其壽 四月中旬十五日  
采屏生子又臨盆 过了几时逢端午 輪到夫人畢秀金  
吾酒飲完來分娩 胎包破后試啼声 每言端午生非好  
豈知屢出圣矣人 齊国孟尝王鎮惠 西方罗漢轉投生  
多生端午真祥瑞 要曉得方家此了更文星 東院陳夫人  
所生居長取名方茂典 二夫人所生居次取名方茂官 西院畢  
夫人所生又居其次取名方茂蔭 老夫人日七脚胎弄孫真乃  
老人有福嘍 独是畢家偏是女 蔣夫人一胎生兩千金  
差总月分还同岁 也是各人命運所招成 家嘗積七且丟  
过 再說方官方大人 七省巡查俱已遍 把積蓄漕糧徹  
底清 万民感大真如母 貪官污吏尽遭刑 兩年回轉喪

阳郡 合家欢慶喜非輕 看了孩兒人三个 初离襁褓相  
已行 畢陳兩处重欢会 静芳師太也来臨 蒼頭王本操  
家政 出入消除件件清 味老本依王本依 旧料理家務并着  
管家眷自己要上京 殃命不想是年河南有个水灾 朝廷頒諭  
旨一道 敕尔翰林院修編 兼七省巡漕御史 方定春 朕勤勞剔  
清積弊才優于任 功茂以宜 有升授工部侍郎 即赴河南治理  
何事桑梓之鄉 自大熟暗其速 前往毋稍稽延 方本接詔以后  
就要起程 恰好畢軍門的父亲在生时 曾做过河南巡抚 屢署  
修防之績 天子服降諭旨 畢云 恩補授河南巡抚 与侍郎方定  
齐心協力 立奏安瀾 以副朕望 畢公奉到詔 亦即束裝 兩家  
眷口同行 別了陳公夫妇 未至河南 驟欽差抵任 同巡 搖雨

處衙齋咫尺居 治水經年來績奏 中州民得免其魚 金  
提千里生祠築 方谷百圣入京都 天恩有甚恩加渥 晉  
階吏部做尚書 不迎家眷日來老 屢上封章乞泰餘 至  
再至三始准奏 九重恩礼特为殊 青宮少保榮銜賜 蟒  
衣玉帶許归后 并賜管壁金字匾 凤篆龙文御筆書 七  
門万里江河遠 初衣得遂樂何如 表回轉河南一家團叙樂  
在天倫不吐細述 只好言其大畧 表老夫人是崔髮婆七步履  
健 三位大小夫人是 年将三十尚青春 三个孩兒多九  
幾 讀書讀得好先生 龙是生龙凤生凤 甫当搃角是奇  
英 表却說畢云頭双生之女也是九幾 表而家又把絲罗結無  
非是月老從中牽紅繩 表畢家的長女許与方茂典乃東院陳

夫人所生其次女許与方茂官乃二夫人采屏生的还有方茂  
簡是西院畢夫人所生另聘商邱宋陳者之女又过了數年翠  
娥復生一女綉金復生一女采屏又生一子方谷共有五男二  
女 畢家蔣氏夫人得生一子就定姑娘秀金之女表唱我不  
表兩家亲上加亲 詞下再說畢中丞 自任河南官已久  
年丰民樂过光阴 這是水火終不免 未免修防費尽心  
又回堂上年高多疾病 把表章做就達楓宸 臣母今年  
七十八 瓦霜風烛病相侵 伏乞圣恩賜終養 合家頂上  
感朝廷 硃批俞允来交代 一月之中要起程 那时即出  
相商酌 說起河南任欠寧 連年水患多阻碍 田房早已  
赴波稜 故堂修葺仍难保 想起撒移一段情 到不如兩

蕭象九公集

家同到襄陽住 安穩雄番百雉成 又有陳公原在彼 敘  
 談可以快生平 商量酌定同行走 兩人各稟老夫人白那  
 方夫人至親只有一位姑娘得同居住自然是歡喜的至于畢  
 老夫人最愛是秀金小姐原欲母女相依而蔣氏夫人所生兩  
 女一男聯姻多在方宅豈有不原同居之理况且南昌新遭寧  
 王之亂本難住得因以遷移為妙若翠娥小姐及采屏得歸故  
 里喜氣歡心益發不消說了唱大局安排多已定 方谷即差  
 王本到襄陽 寄書寄與陳公曉 要買城中兩所房 巷頭  
 王本前來到 叫他細看好門牆 外附白良一萬兩 價如  
 不足再商量 伏惟岳父來裁奪 慈安並請老姑娘 婿與  
 舉兄及家眷 消停半月束裝 其餘王本面為稟 頓首

尊前字几行 曉却說陳公接書之後同王本看定一所入官房  
 屋寬廠高大用價八千當時買就然後少一所家眷不日要到  
 其費躊躇適陳公的相好左學士閑談說起原來左姓係襄陽  
 第一家鄉紳李士即陳公三家其女許與瑞生就是陳老夫人  
 五十一歲所生他家業丁頗少第宅頗多說道令婿少保公不  
 必買房我有七進士所現在空着常七借做公館亦可厭之事  
 今不如借你令婿暫住等自已起造新房那時還我便是陳公  
 說如此甚妙 列位要曉得這左學士後來生子左彞為南蒜  
 提督生孫左維明為天啓年間大才子事見天雨花彈詞中但  
 是后話又並不是此書的正文如今收到正文要講到兩家的  
 衣錦榮歸了唱曉行夜宿免多口 同走同行同到襄 合郡

地方官大小 多未迎接甚匆忙 御史陳公轎亦到 一齊  
 擁入大街坊 分為兩處新房宅 果杰廣廈及軒昂 陳老  
 夫人帶公子 肩輿入座到后堂 別離既久今朝會 相叙  
 空溫話正長 通贊瑞生好品格 陳老夫人 也竟得十分  
 滿意喜洋洋 及看外甥男女七五个 五个其姦兩鳳凰  
 又竟瑞生還有欠 正是一家賽過一家郎 華筵款待何須  
 說 彼此亲情非泛嘗 富貴榮華天下有 而今第一筵筵  
 陽表連左李士夫人頻上表往四門姻眷做一室團圓了白蓮  
 菴中伏婆身故靜芳與徒弟俱在老夫人同个媳婦去拜伏  
 又拜宝塔 日塔时有光彩呼為瑞光神塔本地人又呼為珍  
 珠寶塔自此以后白蓮菴十分興旺連尼姑也冠冕了多少張

正是做伏依然要福地 浮圖百尺放神光 照見三千大世  
 界 善者昌惡者亡 便是了環人几个 就中也復有低  
 昂表却說秀金小姐約了環玉琴配與王本以子王小榮為妻  
 開个桐油雜貨店足上掙上五六十金做成了好上一家人家  
 独有紅雲人本波峭却帶光酸自以為出人頭地嫁了丈夫嫌  
 其粗笨醜陋又不孝婆上日、吵鬧兩年內把母子双上氣死  
 紅云本要轉嫁誰料人心太毒天道難容生了一身爛挑那个  
 要他此時又成了癱症采屏二夫人曉得將他送入白蓮菴內  
 托靜芳師太看管每月担米千錢衣服零星在于其內因伏婆  
 已故就睡在伏婆床上可見世上的人歹者自歹好者自好歹  
 者有歹者的報应好者有好者的报应分毫不爽 列位你們

原是个上好自然然而听到此亦須百尺等頭更求進步也

咳上天算則碧浪清 報應分毫現成 試看珍珠塔一座

朝上夜上放光明 閑話少說如今要把珍珠塔的大團圓

讚過十字唱与列位听者

讚十字 方少保 到襄陽 又經數載 新房宅 七大進

起造完成 就般移 把田屋 奉还左姓 春而夏 咏

復冬 易度先阴 蒙來姓 无間斷 至亲三处 左學士

陳岳父 畢田中丞 老夫人 与二家 亦嘗做会 最

难得 兩姑嫂 年老談心 白蓮菴 靜芳師 光頭七十

約高年 逢朔望 公拜观音 陳翠娥 畢綉金 矣哉

小姐 勝同胞 为姐妹 真个忠形 采屏姐 好才調

有情有義 宜乎的 与小姐 福祿齊膺 彈指間 多生

育 紅顏漸收 粉嫩隊 多變做 半老佳人 方茂典

方茂官 年俱十八 方茂萌 生端午 也是同齡 还有

那 兩幼弟 兼之兩妹 不必表 省得我 費舌勞唇

列位呵 須細听 詞归緊要 单表那 三弟兄 高擢科

名 白是年為隆慶之四年陳瑞生中了解元方茂典方茂官

方茂萌俱中了鄉試到了春榜两个中了会魁两个中了進士

殿試后单寺傳胥了正是怀宝献皇都方家三粒珠万年策已

对 側耳听傳胥 金鑿展 龙袍升座 三宰相 大尚書

肅侍丹庭 把春子 呈上本 弥封細折 既取文 兼

取字 御目观争 是何省 是何县 是何三代 寄何籍

繡像九松亭



生何岁 所習何經 遵旧例 三甲首 傳胪先点 点  
 傳胪 再高唱 昇甲三人 白恰好陳瑞生点了傳胪及唱  
 名起來第一甲第二名方茂典第一甲第三名方茂萌那時天  
 子動疑籍貫姓氏既同看他相貌亦彼此相同莫非同胞兄弟  
 座○三兄弟 采奏啟 同胞同岁 臣父業 乃方定 少  
 保台衡白為甚同胞兄弟得以同岁 因臣母 分正副 各  
 生各子 那个居長 方茂典 生最先 居長家庭 次茂  
 官 次茂萌 雁行有序白如今題名先后可望有雁行否  
 圣天子在上小臣謹奏○弟在先 兄在后 顛倒題名白弟  
 元顛倒此却不可当初宋郊宋祁亦兄弟在兄前天子為之改  
 正是称大宋状元小宋状元今朕亦照此例拔方茂典為状元

改方茂官為榜眼一轉移間名正言順諸卿以為何如各人  
 臣皆俯伏称善 退班 謝玉皇 來退出 弟兄三个 并  
 瑞生 小田父 归寓欣 同上本 來告假 还鄉祭祖  
 上小臣 多未娶 乞賜完姻 天顏喜 殊批允 叩辞  
 北闕 整归鞭 四年少 遂出京城 到家中 真榮耀  
 玉堂金馬 喜翻了 老祖母 咲口難停 三母亲 搥朕  
 的 看成一菜 如此兒 千古少 何幸吾門 奪大魁  
 分昇足 煌々再業 也还是 祖宗佑 精累功深 方少  
 保 清星家 擇期娶媳 兩異女 一宋女 先后亲迎  
 陳瑞生 左家婿 催妝又到 左小姐 备四惠 好个干  
 金 年復年 日復日 光阴似箭 再講那 昇甲第 兩  
 蕭象乙公事

小官人 始游庠 繼中舉 春闈赴選 諧花砧 听鈴索  
並入詞林 此所謂 麟趾祥 方家五桂 不悞到 許習  
仙話早提明 珍珠塔 廿四回 開場結局 离不了  
一孝字 至理真情 把舊本 鄙俚詞 尽行刪削 另添  
出 好閱目 佳話層層 此乃是 論世儒 搜求是跡  
功世人 把此卷 仔細歌吟

詩曰 珍珠七級造浮圖 位尽鮫株細亦枯  
妻妾珠園錦繡谷 子孫珠翠鳳凰都  
慈悲世界无如孝 辛苦生涯總在儒  
贏得元音与珠士 舊珠粒粒換新珠

生

